

裁军谈判会议

CD/PV.701
9 March 1995

CHINESE

第七〇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

1995年3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
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

主席: 黑河内久美女士(日本)

主席：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701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。

没有人登记今天发言。但我还想问一下是否有任何代表团想现在发言。似乎并没有人要求发言。

大家知道，巴基斯坦代表卡迈勒大使很快将离任。我要特别向他致敬。在裁谈会中，他富有经验，熟稔谈判工作。他才华横溢，有力地阐述了其政府的观点并维护了其政府的利益。众所周知，卡迈勒大使多年来力求提高工作效率，并设法克服我们议事规则中固有的僵硬之处，确实促进了裁谈会工作的灵活性。卡迈勒大使赢得了裁谈会所有成员的敬意，他的离任将是我们的一大损失。但我相信，卡迈勒大使在纽约就任新职后将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和友谊。我代表大家祝愿卡迈勒大使及其家人今后幸福愉快，一切顺利。现在请卡迈勒大使发言。

卡迈勒先生（巴基斯坦）：非常感谢主席女士所说的友好的话。

此时此刻，我不禁想起几百年前勇敢的意大利人伽利略的故事。伽利略是当时最睿智的人士之一，也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，他因相信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被判处死刑，但就在宣判时，伽利略讲了一句历史名言：“但地球仍造转不误”。我在这里已6年多，在此期间，已有很多变化。我于1989年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，刚到这一庄严机构时就坐在我现在坐的位子上。在6年期间，由于我们的按月轮换制度，我往右一个一个地挪动位子，最终坐到了主席台上，坐到了主席女士今天优雅就坐的主席位子上，然后转到了会议室的另一边，继续一个位子一个位子地挪动，现在，我又回到最早的座位上。这一经验本身非常特别，我不仅得以从各边和各个角度欣赏本会议室非凡的壁画，而且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在本机构中诸位面临的问题。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和自我充实的经验，知道了许多可为之事和不可为之事。

我在这6年期间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呢？首先，在任何问题上，始终至少有两方；在任何谈判机构中，尤其是在必须陈述和捍卫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谈判机构中，这应是不点自明的事，而考虑到民主是我的立场与邻居的立场之间妥协的艺术这一点，就更应如此了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在本裁谈会中所作的大量工作似乎都建立在这样一项准则的基础上，即我的立场是不可动摇的，而你的立场则是可以谈判的。

我学到的第二课是，我们身处深刻变革期；结构崩塌了，原因是首先有些人相信他们已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有些人不再知道他们是与哪一个集团联盟或属于哪一个集团，还有一些人则根本搞不清谁是不结盟的同伴或谁是所针对的目标。站在这样的流沙上，我们的行为当然会略为无理、不负责和激愤了。这一无理和激愤情绪

在本机构中越来越明显。

第三,一项议程或一项行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议程是有机体,它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,因此,必须演变。从逻辑上来看,它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背景。尤其是,我们都知道,而且,在坐的各位也都有亲身经历,知道我们在过去25年间经历的大多数动乱都是区域性的,各方使用的是常规武器。不能再延缓适当考虑这两个方面了,当然是不能再等多久了。在极大的压力面前,我们必须表现出,我们愿意根据我们的经验和时间演变和前进。

第四,协商一致很重要,但必须有些“给予”。不能一味地为国家利益辩护,必须要有更高的忠诚,即忠实于形如地球村的国际社会。在坐的所有人都有错,只是弱者错的少一些,强者错的多一些而已。我们必须迈步向前,考虑如何面对协商一致原则中内在的矛盾问题。

第五,成员数目尚不足40的裁军谈判会议不能代表由180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。因此,必须扩大成员国的数目。但这不能只遵从一些国家的意旨;必须达成普遍和充分的协议,在理念和肤色方面达成平衡,以便裁谈会根据国际社会的期望开展工作。在这里,意见不同没有什么关系,不同意见本是民主的关键内容。我们都需听取别人的意见,并根据别人的意见加以调整,这样,并不会削弱自己,相反,我们都会更强。

第六,我们不应太怕风车和风车的影子。许多问题出现了,但它们会得到解决的。随着下个月的期限慢慢临近,今天会议室萦绕着一个越来越明显的问题。我们越是在我们目前的谈判中开始玩弄游戏,就越说明我们心中有愧,想遮藏错误。我们许多人过去可能犯过错,可能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,但我们不应错上加错,而应从我们的集体错误中吸取教训,迈步向前,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。

最后,第七,需提高裁谈会程序的非正式程度。也许我们可以试着规定,就象我今天正在做的那样,应尽量不用发言稿发言。这可能会提高发言的质量;这样,我们可能会更自由地阐述自己的看法,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立场,最重要的是,我们还可以知道彼此立场的灵活程度。需随便指出的是,实际上已开始这样做了:现在非正式会议比过去多一些。需要进一步培养这一做法。

我个人与诸位最杰出的人士相处了6年。一些人和我坐在同一边,另一些人则坐在外交分界线的另一边。在辩论中,我曾经被打翻在地,但我总是极力还击,在本机构的地上留下了斑斑血痕,但尽管如此,我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而且我想也赢得了一些敬意。在坐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,在我离开后,裁谈会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;他们也许对,也许错。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小。日内瓦和纽约的命运密切相联,是好还是

坏姑且不论。我们这里的许多工作最后将送交纽约,我将在那里等待和观察。裁谈会是一个机构,参加这一机构的工作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,这再正常不过了。我们来来去去,但聚会和谈判仍在继续,不过,能够参加这一工作和聚会,我仍感荣幸。我期望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仍能与诸位保持联系。诸位知道,我们将会再度相会,这比有些人可能想象或希望的还要早一些,但无论如何,我将乐于再见到大家;我希望,你们也会乐于再见到我。再过几天,我就要离开裁谈会和日内瓦了。我要向在代表席上就坐的所有朋友们告别,我也要向在观察员席位上就坐的所有朋友们告别,他们在这里对裁谈会的工作作出了关键贡献。我向曾一道工作有时还一道呼喊的秘书处的朋友们告别。我还要向口译们告别,他们默默无闻,坐在玻璃窗后面的口译厢中为我们工作,没有他们,我们完全没法工作。非常感谢大家。再见。

主席:我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卡迈勒大使。他的发言充满了智慧,为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精神食粮。我再次祝愿卡迈勒今后工作顺利。我们大家都期望在纽约再次见到他。

我认为,我有责任通知大家,关于1995年会议议程和安排的主席声明,我们仍在就与此有关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,我希望不久以后能报告一些进展情况。

应我的请求,秘书处已分发了下周会议时间表。与过去一样,这一时间表是在与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主席磋商后拟订的。当然,这只是初步时间表,必要时仍可更改。在此基础上,大家是否接受这一时间表?

就这样决定。

主席:将于1995年3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裁谈会的下次全会。

上午10时30分散会。

XX XX XX XX XX